曹颖甫生性俭朴自安,恬淡自守,急人之急,忧人之忧,凡有来求诊者,不论风霜雨雪,总是亲自前往。曹氏临证必求辨证精准,治病细微而慎重,常斟酌再三。凡遇险证,则殚精竭虑,不敢懈怠,但求处方稳妥后必安。他屡用峻药挽险证,但也决不猛浪,时常自己先尝而后再给病人进服。他尝谓门第子曰:"毋有方而不用,宁不效而受谤。"又曰:"必求其生而不可得,则死者与我皆无遗憾也。"这是何等的思想境界,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?

曹颖甫一生言行奉孙思邈"人命至重,贵逾千金"的训喻。他曾治一个14岁病孩的大陷胸汤证,识证既准,即用甘遂、大黄、芒硝等峻利之药。返寓后,对白天所治病案——进行反刍式地思考推敲,当他想到病孩时,初尚觉得方药无误,但一想到病孩的年龄时,惊得睡意全消:孩子年幼,体质娇弱,是否能胜此药味的峻猛性烈呢?深悔自己太过猛浪。深感不安的他不待天亮就赶到病家。当得知"药后大便通畅,燥屎与痰涎先后俱下,今己安稳舒适",这才放心。丁仲英在为《伤寒发微》序中写道曹氏对门弟子说:"医虽小道,生死之所出人,苟不悉心研究,焉能生死人而肉白骨,今之所谓宗仲景者名而已矣,实则因陋就简,胆识不足以知病,毅力不足以处方,真能宗仲景之说,用仲景之方者,曾几人哉?"颖甫先生正是在这种境界中展现了其高风亮节、德馨技高的品格。

经过多年的临床积累和不间断的探究,曹颖甫对张仲景学说的体会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入。1927年,他着手撰写《伤寒发微》一书,将研究《伤寒论》30余年的心得体会和长期积累的病案加以整理。他白天教书、诊病,晚间则坐于灯前。"每当不可解说之处,往往沉冥终日,死灰不畅,槁木无春;灵机乍发,乃觉天光迸露,春红结繁,夏绿垂阴,又如幽兰始芳,野水凝碧,神怡心旷,难以言喻。匝月之中,屡踬屡兴,不可数计"。(《伤寒发微·自序》)前后历经3年有余,先后于戊辰年(1928年)和庚午年(1930年)写成《金匮发微》和《伤寒发微》二书。1931年,《伤寒发微》首先付梓出版,很快就"盛誉医林"(许半龙语)。至1936年,《金匮发微》也刊印